

其實，我原是個道道地地的都市孩子，唸法律系、想著以後成爲一個大律師…。

大學畢業那年，找了一個兼職的野外助理，工作內容很簡單：看猴子，這一看，卻看出了一個新的自己。

第一次和野生動物四目交接的感覺是很震撼的：一隻公猴用

警戒卻帶些輕蔑的眼神盯著我瞧，我也看著牠，嘗試透過眼神和牠交換一些訊息，當然，誰也不知道我的一廂情願成功了沒有，不過，那種被另類生命注視的感覺，卻已鮮明的烙印在我心

理。台灣幾種野生動物中，獼猴可說是眼神變化最豐富的一群，時而警戒、時而威喝、時而毫不在乎，加上誇張的表情和動作，每每讓我駐足，幻想著或許能用眼神與肢體和牠們聊聊天，聽聽牠們對我有什麼想法。

眼神會說話，有時比語言更能傳意。面對沒有共同語言的野生動物，還有什麼途徑勝過眼神的交換呢？

所以，我迷上了動物的眼神。

之後，便開始追尋著和野生動物「對看」(對談)的機會：大雪山林道暖風中的初夏夜裡，和山羌相遇，牠像個動輒得咎的孩子，乍見時有些遲鈍，好像不知該不該看你，等到鼓起勇氣定眼

與野生動物的 眼神相遇



■大赤鼯鼠是夜行性動物，在黑暗中雙眼閃爍著光芒。(姜博仁 攝)

一瞧：真的是個大動物！才滿眼驚恐、魂也丟了似的逃去；綠島霧雨中的冬夜裡，梅花鹿睜著亮亮的大眼睛，上上下下的打量著我，好像戴了度數不夠的眼鏡，老是看不清來者何人，所以只好走動一下，換個角度，再回過頭來看看，希望我會自動不見，省得牠們傷腦筋；木瓜溪下游溪床荒涼茅草地裡，驚起一隻藏匿的野兔，牠的眼神好像見到鬼似的，飛快的換了一處茅草藏身，全身僵直，眼角似乎還注意著你的一舉一動，一副隨時準備逃難

的氣氛；鹿野溪床上撞見中陷阱的水鹿，只見牠斗大的眼珠，脹滿了恐懼與敵意，直視我們的大眼睛，似乎急於探尋我們的意圖，又似乎在質問這是怎麼一回事，反而是我們不忍，也無顏面對牠的眼神，先別過頭去…。

大多數野生動物對人都是警戒的，看我們的眼神中，都有些許的不信任與恐懼，但是，千萬別以為所有的野生動物都是如此，仍有不少的野生動物似乎不怎麼把人看在眼裡，或者，至少自視甚高，平等看牠們眼中的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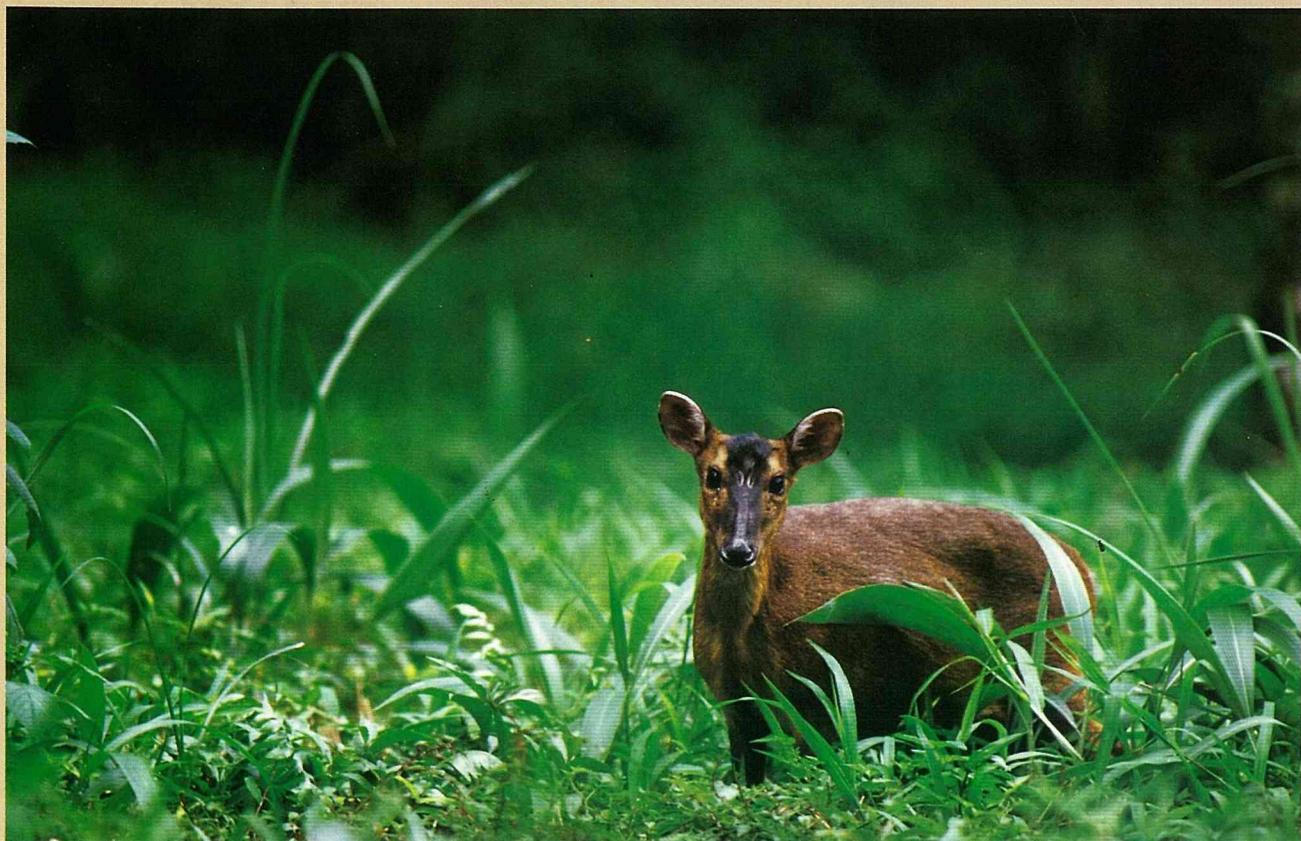
類：常爬高山的朋友，對大膽聰明的黃鼠狼應該很熟悉。好幾次，我總是看到一張驕傲的臉、一對慧黠的目光，牠們好像只是看看你有幾斤幾兩，值不值得牠大費周章而已，如果你決定跟牠針鋒相對，牠也不會示弱，那種眼神會讓你以為自己正要進行一場肉搏戰了！曾經幫助野生動物研究人員處理一隻黃鼠狼，即使上了麻藥，全身無力，牠仍倔強的瞪著我們，眼中充滿了桀傲不馴的野性；一個早春的清晨，在米亞桑溪谷中，巧遇夢想已久的台灣黑熊，頓時腦中一片空白，卻只見牠不急不徐的抬起身子，看著我，那眼神中沒有恐懼、沒有敵意，甚至不太好奇，好像得道高僧在端詳弟子一樣，慢慢的看著我，覺得看懂了，便自願自的忙牠的。

有時想想這些「目中無人」的野生動物，不由得高興起來，因為，牠們的眼神傳遞了一個訊息：人類不過是一種遲鈍的中型動物而已，看到不怕自己的野生動物，反而能引起更深刻的省思與情感，一種被大自然接受的欣喜之情！我們和其他所有野生動物，有時可能是合作的朋友關係，有時可能是敵對的捕食關係，不論怎樣的角色扮演，重要的是，我們也只是這個大自然裡的一種生物，不是什麼外星人、異類怪獸。

欣賞自然有很多不同的途徑、不同的對象；對於我而言，野生動物的「靈魂之窗」是一個神秘而豐富的天地，透過眼神的交換，我學習到一些新的語言，體會到牠種生物眼中的自己。野生動物評斷牠面前的這個人，不是



■受光刺激的白面鼯鼠，不知是真的臨危不亂、還是被嚇呆了？(姜博仁 攝)



■和山羌的相遇。鑲著雙眼皮的眸子，水汪汪的發亮，多麼惹人憐愛！（姜博仁 攝）

靠你的社會地位、學歷、背景、工作經驗等等世俗標準，而是靠你的「動物性特質」：氣味、型態、顏色、大小，或許還有你的眼神。在現代高度專業化的複雜社會中，有時我們需要一些簡單的方式，重新認識自己，透過大自然的野生動物，我們可以獲得另一種認識人類自身的視角，找回一些內藏的原始的動物性認同感。

其實，嘗試用文字「說」眼神是很傻的，眼神接觸剎那的感動，是一種相當個人的經驗，只能留給走向自然的人們去細細品味了。



■獼猴眼神豐富，猜得出牠們的心情嗎？（儲瑞華 攝）